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婆羅岸全傳  
第十六回 晤親人口敘別離情 履佛地魂消因果事

卻說翠兒和英姐聽了鳳官的話，兩個驚訝不了。道：「況家爹得了奶奶的銀子，那裡受用著就去了。如今那屋子又毀了，真是桑田滄海變得這樣的迅速。」閻六兒、莫麗兒接著也聽在心裡，各自傷感不題。過了兩日，英兒方才梳洗事畢，外面傳進來說：「鄒府的一個姨奶奶，打發了個老娘在這裡，問范家的姐兒英兒，知道是蘭姐那裡的人。」連忙道：「喚他進來罷了。」少頃，婆子領了到英兒面前。那個老娘道：「這可就是范家姐兒了？」婆子道：「正是的。」老娘道：「好一個人品兒，那裡尋月宮裡面嫦娥去哩。姐兒今兒青春十幾歲了？」英兒笑道：「這個老娘，也不知來做甚的，自己先搗上些鬼。」

老娘也笑了道：「正是見了姐兒，叫我都動了些春興，連來意兒都忘記了。姐兒可曉得，我是你家奶奶房裡的人麼。今兒姨奶奶喚我來看看你的。問你前兒媽媽可有托你什麼事？」英兒道：「來了，那件事兒，是我家裡的人去辦了。叫奶奶放心罷，都是自己親身到的。」老娘道：「這件事是了，還有話兒哩。姨奶奶說，在那裡時常的記念著你，要來和你會會，卻是不能。昨兒和老爺說，要往城外娘娘廟裡，酬個宿願，老爺已是依允了，給他去的。姨奶奶今兒特喚我來這裡，約了姐兒是必要往那裡去見一面的。還有許多的話，要和你說哩。」

英兒聽了，心裡也想著見蘭姐。道：「我可做不得主哩，你且坐了，讓我和我家裡姐姐說去。」說著走到翠兒這邊來，道：「我家奶奶喚了個老娘在這裡，說明兒約了我，往城外娘娘廟裡，見奶奶一面，還有些話說。我告訴老娘說：我不能做主。不知姐兒可許我去哩？」翠兒道：「既是奶奶要會你，自是有什麼話說。明兒坐了轎去便是了。我也到想見見奶奶，只是明兒，和你恐有話說，我去了不便。你替我們問個安罷。」英兒答應了，過來叫老娘回復蘭姐，明兒准在娘娘廟會。

老娘回鄒府來，將英兒的話述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姨奶奶的這姐兒，真是好個品貌。我一見就驚得身子酥了半邊。怎怪得那些少年小子們，見了不動火哩！」蘭姐笑道：「你這老貨兒，也特沒正經了，就說的這樣浪法。」老娘道：「姨奶奶莫說我的心歪，我還呆想的，這樣人兒前世裡不知怎麼修的，今生變了這樣的俊物來。如我們這等人，真是臭皮囊了。自己站在姐兒一處，也覺得醜（不了的。」蘭姐笑道：「你真呆了，也不知想到那裡去了。」說著，理拾些衣服首飾明兒穿戴。一宿無話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蘭姐梳洗了。外邊備了轎子，老娘和一個老成的家人跟著。蘭姐出來上了轎，取路到娘娘廟來。這英姐兒還不曾到，只得權坐了一間淨室裡面。一個廟祝送了茶來去，這裡老娘服侍。少頃，英兒到了。廟祝也讓到淨室裡來。蘭姐和他見了，未及開言，只見英兒秋水含情，春山浮翠，面似梨花還雨，口如櫻粒未施朱。比那前兒在家的時節，添了許多的嬌容，顯出十分的媚態。英兒看蘭姐，卻是眉間留秋怨，面上溢春愁，清減處緊了腰圍，消瘦時寬了玉肌。比那在外邊的光景，掩卻一段風姿，損卻三分體態。當下一個是心中驚喜，一個是暗裡猜疑。

相對了半晌，蘭姐方說道：「姐兒在周家裡，想是還過得好。我自從進得鄒府，只說離了風塵，圖得清閒瀟散些的。那知被那裡拘束得，一步兒都不能亂走。前兒自己主張慣的，那裡受得這般囚困。」說著眼淚兒不由的落了下來。英兒聽了，也自悲愴。兩個掩面兒泣了一回。英兒道：「自從出了屋子，不曾見娘一面。今兒乍會，卻是駭了一跳。那知消瘦得這般樣子，心裡早知是在那裡過不慣了。前兒媽媽來說娘的話，拿了二十兩銀子，發送況家爹。隨即叫了鳳官去料理了，送下了土。」蘭姐方知，況家的已是死了。

英兒接著道：「娘還不知道哩。娘去後，聽得況家爹，帶了個兒子，前兒沒了。這孩子和一群光棍兒，在屋裡不知是賭，又不知是幹什麼的。就失了火，燒成一片空地。鳳官來家說起，我們方才才知道。娘想是信兒也得不得一個的了。」蘭姐道：「原來是人亡家破了。可憐我哪裡曉得。我只說出來，見了你問問那屋子，況家爹死了，你們可就歸了去，也還值兩百銀子哩。竟是瓦解的，真正可歎。」兩個坐了一回，蘭姐又問了他，跟著翠兒，又添了閻、莫二人，大開門戶。自己心裡到豔羨了一番。只是籠中之雀，再不能夠飛翔的了。正在這裡講著，外邊跟來的家人，進來說道：「姨奶奶還沒有進香哩，來的卻有些時了。回去恐老爺怪的。」

蘭姐只得站了起來，帶了英兒，叫老娘引著拜佛去。原來這座廟宇，卻是沒有後路。只就前面樓，上下兩間。樓上供著的是一尊娘娘，下面是一尊立身的韋陀。當下廟祝打掃潔淨，點起香來，在那裡伺候。老娘引進蘭姐和英兒來，先上樓去娘娘面前禮拜。這英兒走著，心裡詫異道：「這個所在恍惚似到過的麼，為何這樣眼熟的哩。」跟著蘭姐拜了，瞻仰那娘娘的聖像。英兒上前掀起幔子來，往那座下一看，心裡不覺的動了一動，登時驚慌了。連忙放下幔子，忖道：「這裡神靈甚是畏人，怎麼見了就叫人懍懍的。」

一頭想著，一頭仍舊隨蘭姐下得樓來，到韋陀前下拜。英兒恰才走到韋陀殿下，不由得身上打了個噤。抬頭望那韋陀像時，心裡分外的搖了一搖。頭上一昏，幾乎撲在地上。老娘在旁看著，忙來扶住道：「姐兒腳太小了，走了這幾步兒，就站不住了。」英兒卻閉了眼，不言語。心裡原是明白，想道：「這樣是何道理，難道我們身上不潔，污了福地不成。」少頃蘭姐拜過，老娘攙住英兒上去。英兒勉強拜了，卻總是老娘扶持著他。

蘭姐看他似先前的氣色，不便忙問。和他仍到淨室裡面坐下，道：「姐兒心裡不自在麼？怎麼這時節沒大神氣的哩。」英兒道：「頭上覺得昏昏的。」就把方才佛前的事，說了一遍。蘭姐怕他昨兒應酬了客，道：「佛地原是要潔淨的，姐兒身上可有不潔的事哩。」英兒道：「沒有甚不潔的所在，昨兒因為要進香，特特的還洗浴了哩。」蘭姐摸不著頭腦，連英兒也不知什麼前因。

蘭姐見廟祝站在外邊，喚他問道：「廟裡神聖威靈，我們姐兒，不知怎麼觸犯了，叫頭兒昏昏的。你們是服侍神聖慣的，可替他去禱告了。求賞他沒事，明兒是要來酬謝的。」廟祝道：「叫奶奶得知，我們這韋陀真是活神哩。二十年前，這太虛洞裡有一條白花蛇，能變形害人。不知怎麼觸了雷神的怒，來要擊殺他。你說他可有神通罷，一遁就在我們這座娘娘的龕下躲了。雷神在空中轟轟的，一時那裡覓他得著。只聽後來，接連兩個閃，那雷響了一聲，就天開雲霧了。我們上晚香，走到韋陀面前。只見那根杆上，戳著一條小花蛇，卻是燒的斷頭斷尾的。這也還不知道菩薩靈驗，及至仰起頭來，看那頂上的板，就是一個大洞。奶奶才進去就沒有看見麼？這就是韋陀顯聖，見那蛇躲住，他將這杵戳出他來，叫雷神擊的。自此之後，廟裡托著娘娘的福，香火盛到如今。你說可靈不靈罷？既是姑娘解犯了，讓我去求求菩薩就好了。」蘭姐聽著這廟祝的話，吐舌兒不迭。英兒只覺得那頭上，聽他一句，就似針戳的疼一下子。這裡說罷，蘭姐要起身回去。英兒還坐著不動，蘭姐只得催他走。英兒才要起時，那裡站得起來。沒奈何扶住老娘，一步一步地出來上了轎。蘭姐自和老娘家人回去不題。

卻說英兒在轎子內，坐也坐不住，歪在裡面。轎夫抬了他回去。翠兒出來接著，見英兒如此氣象，駭了一跳，問道：「這卻是怎樣的，好好的出去，為何這樣的回來哩？」婆子急急的來攙扶英兒出轎，卻是動也不能一動。添了兩個人，夾住他抱到他房裡，放在牀上。然後細問根由。跟去的人道：「到了的時節，在淨室裡和范家的奶奶兩個講了半晌的話。還是他那裡跟來的，催促了兩三遍，才起身到樓上樓下燒了一氣的香。及到出來，只見鄒府的老娘扶住姐兒，聽說是勞動了。頭有些暈，只得又到淨室裡去，歇了半晌。范家的奶奶說，怕是身上不潔，衝犯了神道。叫了廟祝，去在神前禱告，道：明兒姐兒好了，還要酬謝去哩。」翠兒聽了，也認是觸犯了。忙著：「可有禱告了哩？」跟去的道：「奶奶交代了，我們就起身了。卻不知禱告了是沒有。」

翠兒只得且進房裡來看英兒。但見昏臥在牀，問著他全然不應。叫婆子出去喚人，請個醫生來診視他。婆子答應著去了，約莫有二個時辰，外面說進來，請了個姓方的醫生，現在外面。翠兒忙叫請了進來。少頃一個婆子，領到房中。翠兒見了，將方才的話告訴了一遍。醫生一邊聽著，一邊來診英兒的脈。診了半日道：「這是奇怪，怎麼脈兒都絕了哩？」翠兒拿這英兒，如同至寶一

般。聽了醫生說無脈，這還有什麼中用哩。當下驚得哭將起來道：「先生莫要大意了，早晨還是個清清白白的人。方才頃刻的工夫，病勢就這樣的兇險哩？」醫生道：「想是脈兒伏住了，只等明兒看，可有轉機。如果再是這樣，卻就救不得了。」說著鳳官也得了信，回來看這英兒。一頭遇見醫生，又講了一會，洩他用藥。醫生道：「脈息不顯，這藥怎麼用哩。要只明兒再看。」說著起身去了。

這裡度了些米湯兒下去，有頓飯的工夫，略略的回了些。眼兒微睜了一睜，只是話兒一句沒有說。問著他那頭略動動兒。知道英兒心下還明白，就讓他安靜了一會了。大家出去，留了個婆子在房裡。

翠兒和眾人，在外間屋裡坐下，向著閻、莫二人道：「姐姐們在那邊時，可知這姐兒有這頭暈的病沒有？」二人道：「從沒有聽見過他頭暈哩。」鳳官道：「或是在廟裡撞著什麼邪神，也未可知。明兒叫了城外頭霸王廟的道士來禳解，看是何如？」翠兒道：「這倒是個主意，你也歇去罷。明兒就好早些出城的。」說罷，重複到房裡來看了，還是昏睡著。就各自歸房去了。鳳官仍舊外邊去宿。

到了次日，鳳官自往城外霸王廟來。道士正在那裡煉著汞哩。鳳官見了說道：「妻子因進香，在廟中不知撞了什麼神，登時昏暈起來，今兒一日一夜，沒有醒了過來。請醫生來看他，都說是沒有脈，不能下藥。因此來拜求師父的救援。」道士道：「你才說是撞了神，也不到得人事昏迷，一晝夜兒都不醒哩。這卻別有什麼冤牽（愆）哩。讓貧道去替他陽（禳）解了看。」說著就和他走，也不用什麼鑊鉞之類，就一徑進城。

到了周家，鳳官引了進屋。翠兒出來見了。道士一看，知是門戶人家，道：「病人的房在那裡？」鳳官引了進去。道士站在牀前，看那英兒似弱柳眠風，疾驚墮雨。忙將兩眼緊閉，口裡念動真言。鳳官在旁，也聽不出念的是些什麼。念了兩個時辰，看那英兒在牀上，身子動了一動，眼兒一睜，仍然閉上了。道士住了聲半晌道：「人是回來了，你們只好好待他罷。」就往外走。鳳官還要款住，問他這話是怎麼說。那道士再不能夠說了，只得急急的，拿了銀子謝他。道士道：「這個我那裡多著哩，你將去燒些香便了。」說著，一直去了。

鳳官送了回來，翠兒問道：「方才道士卻有些奇怪哩，把個姐兒念動了，又念睜了眼，他說回來了。想是在廟中駭了，魂兒落在那裡了。又說好好的待他，這話是怎麼說哩？」鳳官道：「正是不解他這話，要問他時他只不說，給他銀子又不收。真正的奇了。」翠兒和鳳官，說著走進房來。婆子道：「姐兒好了，方才手兒也動了。」翠兒忙到牀前，英兒眼又睜了一睜。翠兒道：「姐兒醒醒罷，這是家裡了。」英兒果真望著翠兒，只顧呆呆看。翠兒道：「姐兒難道認不得我了，為什麼望得這樣的詫異哩？」英兒忽然說道：「你卻是那個哩？」翠兒驚道：「你們快來看，姐兒這可不是呆了麼？怎麼望了我這會子，問起我是那個來。」六兒和麗兒接著上來叫英姐道：「你可認得我們哩？」英兒把頭搖了一搖。兩個也駭慌了，道：「姐兒是失了魂的樣子，該叫個人去娘娘廟裡，叫他才是哩。」婆子道：「只怕病人才好的，眼光不定罷。養息兩日，想必漸漸的復原了。」翠兒聽了這話，也還有理。鳳官道：「明兒看他可明白，不好時再往娘娘廟叫魂去。」於是大家出來，吃了飯，鳳官出去了。

這裡翠兒又來了兩個客，就和閻、莫兩個粉頭，在外邊來接待著陪住了，不暇進來。照應英兒的，只叫婆子，在裡邊看守。到晚間，翠兒款客吃酒。正在鬧熱的時節，英兒房裡婆子，慌慌張張地跑了出來，走到翠兒身邊，在他耳邊不知說些什麼。翠兒驚得面如土色。要知什麼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